

參賽類別	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小說組 <input checked="" type="checkbox"/> 散文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新詩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台語散文組
作品名稱	夕燒小燒
<p>                     在護理之家實習的最後一天，一早八點在 2 樓的護理站交班後，依稀聽見坐在窗邊的 Hibari 奶奶在唱歌，隨著走近，細碎的音量漸漸疊加成可辨識的旋律，我這才發現她唱的曲子和 5 樓的 Tsuki 奶奶常唱的是相同的，但她們在不同樓層，平時沒有交流，不知道為什麼會唱同樣的歌？因為唱的是日文，且曲調一聽就知道是來自那卡西的年代，對大家來說太陌生，加上長輩常常喃喃自語，通常不會有人特別去留意。                 </p> <p>                     那天半夜我睡不著，離早八的實習也只剩幾個鐘頭時間，習慣接近日出才睡的朋友在和我聊天，我們聊到日本豬，他說：「豬很好，會 Ote」我不懂他在說什麼，所以問他：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他還不直接回答我，只說：「Omochi, Ote」但就在那個瞬間，我發現我懂了。Omochi 是其中一隻我們都有在追蹤的日本豬，主人會訓練牠握手，指令是 Ote（伸出手的日文音：Ote）。在他講之前，我沒有特別記得這個指令，是當下才拼湊出這個聲音。然而，我聽見的不只這個，腦海同時浮現的是 Tsuki 奶奶在唱 Otete～發音起頭的句子，於是我就用這個羅馬拼音想辦法搜尋，沒想到真的讓我解開了這組那卡西密碼，原來她唱的歌是日本童謠，曲名為：〈夕燒け小燒け〉。                 </p> <p>                     不久後，窗外傳來鳥兒啁啾，天亮了。建國南路的車比建國北路少，美村路有兩個紅燈會攔住我，在五權路這個巷口待轉可以完美接軌左轉的綠燈。早上的每一刻都在彈指之間，就好像奧運的游泳比賽，轉播會顯示每個水道每秒幾公尺，早上的世界就是使用這樣的單位，不過，一旦進入護理之家後，時間就不一樣了，一切都會慢慢地慢下來。                 </p> <p>                     一早和大夜交班完，正要開始巡房，就發現 Hibari 奶奶正在唱〈夕燒け小燒け〉，這是我在這裡的最後一天，也是我第一次聽見她唱。但當下我其實不太確定，於是打開了半夜找到的音樂播給她聽，結果她馬上很開心地從原本的段落移到我的段落跟著唱。接著拿上樓給 Tsuki 奶奶聽，她一樣不由自主地跟著唱起來，聽著她唱歌，再看著她桌上的日本小學生課本，我想著：「奶奶們雖然都已經失智，卻還是能夠記得所有歌詞和旋律，這會不會就是音樂本質上穩固的原動力？是內心深處的太陽能，是源源不絕的恆星。」傍晚晚餐時間，在我要離開護家的最後，我再把這首歌拿去給 Aoi 和 Sora 奶奶聽，她們也一樣跟著把整首唱完，沒有再多說什麼，只是看著我，很單純地笑著。                 </p> <p>                     這幾位經歷過日治時代的住民平常從沒在卡拉 OK 時間唱過歌，卻能夠因為合適的音樂促發而有這樣的表現，讓我有感於「內隱記憶」的存在，也就是他們能夠不自覺地表現出無意識的記憶，或許因為腦細胞退化，無法陳述與特定事件或情節有關的「外顯記憶」，但若能調頻找到長輩心中的頻道，那個當下，就會如同音叉般地共振掌管聽覺記憶的顫葉，是「懷舊治療」促進腦部機能的方式，藉由旋律裡的時光和生命經驗，牽引與情緒相關的大腦邊緣系統，以減緩退化的速度，也找回那刻在心底，不想被遺忘的印記。                 </p> <p>                     〈夕燒け小燒け〉意指日落後，太陽完全消失前的那一片晚霞紅。歌詞中提到：「孩子們手拉手要回家了，和烏鴉一起回家吧！回家後，又圓又大的月亮，當鳥兒都在做夢的時候，天空閃閃發亮的，是金色的星星。」以這首歌作為最後的結束，我覺得意境的溫度                 </p>	

和心境的輕重都恰如其分，溫度是夕燒的紅，輕重是回家的路，因為護理之家的住民們幾乎都走在生命的最後一段路了，我也知道今天說了再見並不會再見，或許他們也不知道自己在唱什麼，但還是謝謝他們在最後一天送我這首歌，因為只有我巧合地聽懂且找到了，就好像只有亞瑟王能拔出石中劍，這應是專屬於我的秘密寶藏，只有我才能打開它。希望爺爺奶奶們，可以像歌詞裡的星星一樣，閃閃發亮於自己所屬的那片時空。

「重力越大，時間越慢。」這是相對論對於時空結構的描述，也是電影《星際效應》在描述不同星球間的時間，所引用的理論。米勒星的一小時是地球的七年，若從地球的視角看米勒星，一切看起來都會好慢好慢，比定格播放還要慢。護理之家與我，就如同米勒星與地球，在這裡，我常常覺得怎麼可能時間過這麼慢？我一直不理解為什麼，後來才發現，時空確實是相對的，對我來說，這裡的時空不一樣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重力場，這邊匯聚的是生命末端的重量，是沉積在時間河床的泥沙，因此，時間的流速才慢了下來。

會這樣覺得，是因為有天交班前的早上，我突然很想彈鋼琴，交誼廳前方有台音樂教室款的經典黑鋼琴，我想：「還有一點時間，彈個幾首應該沒關係。」於是，就過去彈了長輩會喜歡聽的民初懷舊歌謠。當時燈光微暗，周圍也沒人，但不知道為什麼，我就是莫名想要彈。等到時間差不多，我闔上琴鍵蓋，上樓準備交班時，突然覺得，頭暈噁心喘不過氣，眼前一片厚重的霧黑，這不是貧血的眼冒金星黑，我平常也完全沒有這種症狀，而且我難得能夠提早到還悠哉彈琴，代表我原本的狀態還不錯。我那當下的感覺，是覺得有股無形的重量圍繞著我，沒有惡意，但我本來就比較敏感，所以特別不舒服。

後來，和我一起實習的同學默默地問我：「為什麼你那個時間突然想彈琴？」我回答不出來，因為我自己也不知道。他接著說：「會不會是有看不見的長輩想聽你彈琴？他們知道你會彈，所以引導你去？畢竟這裡是很多人人生最後居住的地方，是他們的家，或許他們還沒真的離開。」後來我才知道，不只我有這樣的生理狀況，其他同學也都經歷過那突來的不適與重量感，且一樣都是發生在交班時間。因此，我才在想：「會不會是因為有未知的重力場存在，才讓這裡的時光慢了下來？」而在這漫長的時間沙漠裡，唯一的期待，就是知道有綠洲的存在。

「餐來了！各樓層人員下樓備餐！」餐點，是每日定時出現的駱駝，牠會帶住民橫渡一段時間沙漠，而那用餐前後的血糖曲線就像是駝峰的起落，承載著一切往前走。但因為都是吃醫院配送來的健康餐，其實沒有什麼調味，所以他們真正期待的是每週一次的快樂餐，那便是所謂的綠洲。快樂餐是什麼？並不是我們想像中的速食，它可能是一份普通便當店的便當，是八方雲集的水餃，是小吃店的湯麵。對我們來說，這些都是再平凡不過的食物，但對住民們來說，卻是每週最期待的事物，我這也才意識到，原來晚年的快樂是如此地單純。一包小餅乾，一份快樂餐，還有我們的關心與陪伴，都可以是生命裡的美好。

吃正常餐、細碎餐、細泥餐的住民都還能品嚐到食物的味道，但更多的是臥床需要用鼻胃管或胃造口灌食的個案，每天上下午一點、五點、九點，共六次的管灌新普派牛奶。天花板，是最常見的風景，我想沒有人會希望以這樣的姿態活著吧？而主任的父親，就是選擇以「斷食善終」的方式離開，顧名思義即為讓末期或長年插管的病人能夠以斷食的方式解脫離世，執行的方法是：從每日六罐的灌食改成每日四罐，每三天減少一罐，第十天拔管，第十八天往生。但依台灣的現況，這於情於法都是種挑戰，然而無謂地延續生命，

以醫療死的方式離去，是否真的是在救人？或者，若知道永遠醒不來，活在下意識的夢裡，會不會其實他的世界很精彩？

在護理之家實習的第一週，我和一位因燒燙傷短期入住的年輕個案聊天，他的刺青翻譯成中文，寫的是基督《傳道書》中的：「凡事都有定期，天下萬物都有定時。生有時，死有時；栽種有時，拔出所栽種的也有時。」有意識的人，常被心念囚住自己；無意識的人，又被身體關在夢境。似乎沒有誰是真正自由的，但其實一切皆有其時序，每個人皆有其安排，就像太陽、月亮、星星。古印度《吠陀經》裡的「脈輪」，字義是圓輪，也指太陽，象徵永恆循環，而紅色，則是第一脈輪海底輪的顏色，代表的是根與歸屬感。夕燒小燒，即是太陽的紅色，願此能帶給我們安穩與平靜，從內在開始，也去找尋到，屬於自己的「那卡西」。

